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黄建国 陌生人到梅庄

《《 四川文艺出版社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黄
建
国
著

陌生人到梅庄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陌生人到梅庄 / 黄建国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2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ISBN 978-7-5411-3417-3

I. ①陌… II. ①黄…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7548 号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

陌生人到梅庄
MOSHENGREN DAO MEIZHUANG

黄建国 著

责任编辑 邓永勤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2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417-3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谁先看见村庄	1
岔 口	4
最后一只红富士	10
好 牛	12
教育诗	14
一树蝴蝶	18
高庄的高杆	21
打 嗝	24
好东西在哪里	27
哀 伤	30
画影子	31
从四月到十月	34
邻 居	37
北 陵	39
草坪这地方	45
干 冬	47
楼 长	54
纪念一孔窑洞	56
回 家	59
蔫头耷脑的太阳	62
阳 台	69
庙	71
自己的影子	79
昨夜咖啡屋	82
梆子他妈和梆子婆娘	84
声 音	90
还 粮	93
陌生人到梅庄	102

塔	105
马索的眼镜	106
叫 魂	112
坟 地	115
钓鱼和玩扑克牌的男与女	120
一个简单叙述的复杂故事	124
阳峪岭上的太阳	126
梢 林	130
树 荫	134
老 五	139
墙上的另一块砖头	146
热 爱	149
灌 洞	152
他们在树下玩麻将	159
一个玩笑	165
西 沟	168
小镇上	174
如何打死一只苍蝇	177
腊 八	179
第十八只猫	184
远山的雾	187
在水库工地	194

谁先看见村庄

她们回来了。她们不久将会看见自己的村庄。几分钟以前，长途汽车“嘎”一声停靠，她们从窗口扔下大包小包，匆匆挤出车门。汽车重新启动，拖着一股蓝烟，拐过沟岔不见了。一会儿，她们要跨过干涸的沟川，沿着对面那条蜿蜒的小径爬上去，然后，就能看到她们的村庄了。她们从南方赶回来过年，带着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包裹行李。

她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才五点钟刚过，太阳就已经看不见了，只在东边的沟坡上残留一些余晖。沟川里静得很，雾气弥漫，既朦胧又透明，让人感到幻景幻影又地老天荒。她们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在地球上，不在世界上一样。但是她们知道，感觉归感觉，这里依然是她们熟悉的所在。因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村庄，沟川，羊肠小道，它们曾经那么执拗地，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她们遥远的异乡的梦中出现过。

她们不急于爬沟。她们需要平息一下心情，定一定神。再说，她们后头还要进行一场比赛，看谁先爬上沟坡，第一个看见村庄。这是她们的约定。

现在，她们走到了沟川的西边，抬头打量那条像被野风吹得弯弯曲曲的灰布带一样的路。就是它，那么亲切地通向坡顶，通向她们的村庄。

“我不知道为啥我一点也不激动，”她们中的一个说，“我想我们应该是激动的呀。你说这是为啥呀，二亚？”

二亚说：“你鬼迷心窍！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哩。你想想，为了省路费，咱们去年就没有回来，快两年了啊。我不知道我一走进家门

会是啥情景，先叫爸还是先叫妈？”

不叫二亚的姑娘没有应声。她感到领口和袖口那儿有些冷。刚下车的时候，凉风扑面，怪舒服的，现在，这风突然间又凶又硬，冷刮刮的。内衣好像还沾了汗，贴在身上，风灌进来，说不出的难受。她左右拧一拧身子，把脖子往下缩了一大截。

“你看你，”二亚说，“到家门口了反倒没个形了。”

“我冷。”她说。

二亚也感到了冷。她伸出手去试一试风，把双手举到面前，翻看自己的手心手背。她往手心里呵了一口气。

“我不想看见我妈的手裂的口子，”二亚说，“我妈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裂成了锯齿，她整天疼得吸溜吸溜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也张开自己的手指看。她说：“这就叫无奈。你又不是不知道，再好的手，不出一个星期，就粗糙得看不得了。二亚你等着看。”

“我想哭，”二亚说。她佯装成哭的样子，“啊呜”了一声，但她马上又嘲笑自己说：“我这是干吗呀，神经兮兮的。”这时候她担心起另外一些问题来。

“咱们寄的钱，家里会不会有没收到的？”

“不会。”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咱们回去后翻开本子一笔一笔查对。”

“会不会有人认为咱们不干净？”

“你真能瞎操心。谁干净不干净在脸上会写着字？”

“众人口里有毒哩，硬把白的能说成黑的。”

不叫二亚的姑娘有些不耐烦，她哼了一句歌词作为回答：“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她说：“我要唱歌。”然后她扭动屁股，怪声怪调地唱起来。“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

“我也唱。”二亚说，“唱完咱们爬坡。”她看见太阳在东沟坡顶上只

剩一点蜡烛光颜色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她们唱歌。她们的歌声一高一低，在沟川里被凌厉的风撕扯得七零八落，实在不成个什么调子。

“呀，”二亚说，她突然住了声。她说：“我们的脸！”

不叫二亚的姑娘学着二亚的样子说：“呀，呀——怎么啦？”

二亚顿了一下脚。二亚说：“我是说咱们嘴唇上的口红，还有描的眉！”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你多漂亮啊。”

二亚说：“我给你说正经的呢。我这个样子怕我妈认不出我来，说我是个妖怪。”

不叫二亚的姑娘哑了声。她看着二亚。她们互相看着。她们以前没想到这会是个问题。她们每天都要化化妆的，包括在拥挤的火车上和颠簸的汽车上。

“一定得擦掉。”二亚说。

她们开始找纸巾。但她们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小包，也没有找出一片软一点的纸。她们带的纸巾一路上大手大脚地用光了。她们甚至用纸巾擦拭火车的茶几和汽车的窗玻璃，还擦了几次皮鞋，唯独没想到最后会用它来清除嘴上的口红。她们低头四处探望，希望能看见一汪水。但是，没有。沟川是干的。其实她们知道这是个干沟。她们盯住自己的衣服，可她们舍不得橘黄色的外套和天蓝色的外套染上不同颜色的斑迹。她们快要恨死自己了。

“我说，咱们吃了它。”

她们用唾沫把嘴润湿，拿牙齿啃上唇，再啃下唇，让舌头转一圈，又转一圈。她们把唾沫吞下去，又“呸呸”吐出来，沾在手指上擦拭眼影。

不叫二亚的姑娘说：“呀，咱们的口红不高档，吃下去怕有毒。”

“不管它，”二亚说，“这个不重要。毒不死人。”

她们擦啊，抹啊，把脸弄得五麻六道的，但她们不知道此时她们脸的样子。她们互相看也看不清，因为太阳早已经熄灭了。她们以为这么一弄她们的脸就很本色了呢。

“呀，天都黑了，”她们说，“咱们快爬吧，看谁先看见村庄。”

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她们。

岔 口

双庙镇逢集那天，来发想来想去没什么事可做，就出门顺官道胡乱转了一趟。回村时，他在通往保当村的岔路口捡了十块钱。本来他已经走过去了，可是觉得那儿好像有个糖纸一样的东西往眼里钻，心里不踏实，便倒回去看看。果然有个东西，揉得皱皱的，捡起来一看，竟是十块钱。他把它仔细展开，对着太阳照一照，千真万确，就是十块钱。

“啊哈，十块钱。”来发说，“我捡了十块钱，没一个人看见。”

来发捏着捡来的十块钱去逛双庙镇。他买了二斤肉，三斤豆腐，二斤葱，准备跟婆娘娃好好吃一顿。

“蒸肉包子。”来发走进门对他婆娘说，“好事寻人呢。”

他婆娘正坐在春天的太阳下低头择灰灰菜。“我没长吃肉的嘴，”她说，把身子拧到一边去，“只要天天有灰灰菜下面锅就把我香死了。”

“你看你，”来发说，“眼睁睁肉在我手里提着哩。”

来发婆娘眼睛一亮。她果然看见一串红是红白是白的猪肉。她眨眨眼，突然把沾满绿菜汁的手在地上拍了一下。

“好嘛，你就胡整嘛。”来发婆娘说，“早说要买个面罐，没钱买，倒有钱买肉吃？还有豆腐葱。”

来发说：“你只管吃，不是咱的钱。”

“我不信。天上会给你掉下来个白屎巴牛？”

“白捡的。”

“我不信。谁扔给你让你捡？”

“十块钱，在去保当村岔路口。”

“十块？刚好一个面罐钱。”

“我想是谁赶集去，掏别的东西，带出来的。你知道双庙镇今天逢集。”

“哈，谁丢了一个面罐。”

“管尿它，咱吃肉包子。”来发说。

“你天天给咱捡去。”来发婆娘说，把手里的灰灰菜往空中一扬，“我去洗手和面。”

来发吃包子的时候很认真地看着他婆娘。他婆娘给他笑了一下。

“吃这么好吃的真叫人心疼。”来发婆娘说，又给来发笑了一下。

来发心里一动，觉得身上什么地方的皮肉跳了跳。他看看旁边的儿子，说：“去，再拿上两个到门外吃去。”

他婆娘说：“青天大白日的，你看你。”

来发推开盛包子的碟子，说：“快。”

婆娘说：“说不定集该散了。”

来发把伸向婆娘怀里的的手停住，说：“就是。”他立即感到他软了。

“就是，”来发说：“我得再去转转。”

太阳已经很偏西了，大约是下午三点钟的样子。来发在春天下午三点暖洋洋的太阳光下再一次来到通往保当村的岔路口。在那儿，他碰到了康麦。

康麦到镇上祟完馓子，胳膊窝挟着个空布袋。康麦说：

“来发你今天买肉来。”

来发心里咯噔一下。他紧盯着康麦的脸。他看见康麦嘴上油腻腻的，心想康麦一定下过馆子。

“康麦你笑话我哩。”来发说，“从过年到现在，一家人还没见过肉星星哩。哪像你，三天两头下馆子。”

“还有豆腐葱。”康麦说。

“嘿嘿，你光瞅见别人吃好吃的。”来发这么说着的时候，眼睛禁不住又朝地上瞅。

“来发，你好像丢了东西啦？”康麦说。

“啊？啊啊。”

“丢什么东西啦？”

“啊啊。”

“没啥，”康麦说着，把布袋垫在地上坐下来。“听我给你说，不知为啥，这地方真邪气，老有人丢东西。不过，谁捡了谁遭殃。邪也就邪在这里。”

来发不相信。来发说：“怎么就邪气了？”

“你不知道？”康麦说，“这么怪的事看来你真不知道。我姑家的大娃，在这儿捡了顶帽子。新新的一顶帽子谁能不捡？谁知道偏偏就是顶倒霉的愁帽。回去后，第二天死了一头猪，人也住了两天医院，挂吊针。”

“有这事？”来发说。

“看你这个人，我哄你？”康麦说，用手指一指天，又把头扭向保当村，“我胡子这么长了我哄你？保当村离咱牙长一点路，你不信你问

去。还有赵托娃，在这儿捡了根绳，还是草绳，只值几毛钱，当天晚上就喊肚子疼。都没隔夜。你说邪气不邪气？”

“我不信。”来发说。但是他知道他已经信了。

这时走过来保当村的一个人。康麦说：“来发，你问。不信你就问。”

来发脸上十分难看，拧身便走。

康麦站起来说：“我不是那种爱看人笑话的人。来发，你想开点，钱也罢，物也罢，丢了就丢了，谁捡了去也过不成个好日子，倒要吃药。”

来发回到家里，对婆娘说：

“那儿真邪。”

“哪儿邪？”他婆娘说。

“保当村岔路口。”

“你又拾到钱了？”

“捡他妈的个毛。”来发说，“你给我十块钱，我得扔回原处去。”

来发婆娘正弯腰给猪拌食，她“呱呱”一笑，差点碰翻猪食盆。

“呱呱呱，你说你要拿十块钱扔到大路上去？来发，青天大白日你胡说八道。呱呱。”

“取十块钱。”来发说。

“就是有人看见又怎么啦？大路朝天，捡钱归己。呱呱，叫他到咱肚子里来拿，呱呱。哪个笨熊丢的？”

来发不吭声。

“呱呱，来发，我看你脑子不中用了。猪，快吃食。”

来发吼了一声：“快取钱！”

来发婆娘不再“呱呱”笑了，她看了看来发的脸。“是真的？”她说。

“快取。”

“好嘛，好嘛，”来发婆娘用搅食棍敲打着猪食盆，“来发你有本事

嘛，自家一顿吃掉自家的一个面罐，还兴得差点跟我弄那事。栽死去，碰死去。”

来发并不介意他婆娘的埋怨。他拿了十块钱，走到保当村岔路口捡钱的地方，把钱揉得皱皱的，扔到地上。他甚至把位置更准确地确定了一下，把钱移过去。

“狗日的康麦，你给我说帽子和绳子的事。”

他往回走了几步，又掉头看看，那钱真像个糖纸。

来发进村的时候没有看见康麦，但康麦却看见来发了。康麦一见来发灰溜溜的样子，就知道他没有找到丢失的东西，同时也就相信来发确实丢了什么东西。

“我倒要去看看。”康麦来到通往保当村的岔路口。他在傍晚时分太阳的余晖中一眼就瞅见了地上的钱。

“我的爷，十块。”康麦说。

康麦把钱握在手中，心里笑来发真是长了对猪眼窝，这么显眼的东西，又是自己丢失了的，居然看不见。康麦使劲攥了攥钱，然后把它装进贴身布褂的口袋里。他不能让婆娘发现它。他想，下一次，就是初五，双庙镇逢集，他又可以下馆子大吃一顿了。

“来发一定把它当成糖纸了，”康麦一边往回走一边说，“可它是钱。来发的眼真是猪眼窝。”

来发在夜幕降临之际走进家门。他婆娘端着空猪食盆站在院子里。

“好嘛，好嘛，拾到手的又扔了。你有钱吃肉包子，一顿吃掉个大面罐。”

“我日他妈。”来发说。

“好嘛，你能成嘛。兴嘛，你兴得大白天还要弄那事。”

“我日他女子。”来发说。

那时，太阳已经跌进山窝，天完全黑了。来发没有进屋，坐在台阶

上吃烟。他用手抚了抚胸口。他觉得胸口那儿憋了个大疙瘩。

来发走到村街上。来发站到康麦家门口。

“我日你女子，康麦你给我说帽子和绳子，害得我吃掉自家一个面罐。”

来发捡起一块石头，隔墙扔进康麦家门前的茅房里。

康麦的婆娘正在茅房里撒尿，石头端端打到了屁股上。康麦婆娘“妈呀”一声尖叫，提起裤子往家跑。

“下石头了，天上下石头了，”康麦婆娘像挨了一刀的猪一样扑棱着头对康麦说，“街上连狗大个人都没有。我刚蹲下尿尿，只尿了一股子，一块石头砸下来。端不端，打在屁股上。我没有尿完，吓死我了。没有人，却有石头。吓死我了。我还要尿。”

康麦不做声。康麦伸手摸摸贴身的小口袋。康麦用拳头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康麦说：

“只怕还有更吓人的事呢。”

康麦在夜色裹挟中急忙奔出家门，把那十块钱扔到岔路口。

第二天天亮，来发和康麦几乎同时来到通往保当村的岔路口。两个男人四只眼睛互相看看，又一齐朝地上看。他们没看到那十块钱。

“没有了。”来发说。

“没有了。”康麦说。

“没有了。”两个男人同时说。

最后一只红富士

果园里摘完了苹果。摘完苹果的果园就很萧条了，仿佛挖掉眼珠子的人脸，看上去怪模怪样，不像个果园了。晚秋的风已有些凌厉，把乱糟糟的树叶拍打得哗哗作响。

果园主人韩保库中午把剩下的一堆苹果甩卖给果汁厂，转身向前来催账的村主任马堂交清某项收费款，此后他一头扎进房庵里，关上门，一直没有出来。几次有人在地头伸长脖子大声喊他，都没什么反应，倒是卧在树下的狗汪汪应了两声。

傍晚时分，韩保库从房庵里钻了出来，先眯眼看了看将要沉落的太阳，然后沿着园中小路走来走去，似乎在巡视他的果树。他在前面摇摇晃晃地走，狗跟在后面，疑惑地走走停停。“垃圾！”韩保库说。“全是狗屎！”韩保库说。“简直狗屎不如！”韩保库说。他说这后一句时声音很大，把狗吓了一跳。

后来，韩保库就看见了那只苹果。

他看见一棵红富士果树顶上还有一只苹果，亮亮的，在树叶中隐约闪现。可以断定，这是果园里的最后一只苹果。韩保库仰脸打量了一阵子，扭头对狗说：“树上还有一只苹果哩。”他指给狗看，但狗很茫然，几乎没有理睬。韩保库弯腰捡起一块土坷垃，瞄了瞄，扔出去。土坷垃砸在另一条树枝上，碰碎了。他低头想寻找一粒石子，可他的果园太像个果园了，连一小块瓦片都寻不见。韩保库脱下一只鞋，朝手心吐点唾沫，照准苹果甩上去。还是落空了。韩保库便“呸呀”一声，往后缩一缩，突然纵身一跃，蹿上了树杈。那只红富士苹果挂在一条指向天空的

树枝上，被夕阳一照，如同一只耀眼的红灯笼，在他眼前晃荡。他像偷摸别人婆娘的奶子一样伸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然后他把它攥住，揉了揉，然后，拧了下来。

这是一只很漂亮的红富士苹果，韩保库把它托在掌心，仔细端详。他弄不明白，三亩果园怎么会偏偏遗漏掉这么好的一只苹果呢。

“红富士。”韩保库说。他想起八年前在保当村买这批树苗时，每棵国光苗十块钱，他觉得太贵，趁人不注意，临走的一刻闪电般从另一捆树苗中多抽了一根，大概就是这棵树了。他记得树干上画了两道红杠杠，是红富士的标记。那时，他万没有料到八年之后，遍地麦田变果园，苹果如粪土一般不值几个钱了。

现在，韩保库凝视这只苹果，他拿不定主意是该留作纪念，还是该吃了它。那条狗歪着头，看着他看苹果。在狗的眼里，韩保库这么认真看一只苹果的样子，是它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吃了它，”韩保库说，“吃了就干净了。”于是，他咔嚓咬了一口，嘴角流出一股苹果汁。他发现狗在看他，忽然觉得应该给狗也吃一口。“来，你守果园守了六年，应该给你吃一口最后的一只苹果。”

然而狗是不吃苹果的，它把脸摆向一边。

韩保库不满意狗的态度，瞪起眼睛说：“我务果园务了八年，你应该吃一口，不吃就不对了。”

狗根本不看苹果，把脸又拧到另一边。

韩保库再次“咿呀”一声，在狗脸上扇了一把，说：“你不吃？你竟敢不吃？”他揪住狗耳朵，把苹果硬往狗嘴里塞。这一招不奏效，他又将狗头使劲往下摁，一边说：“我今天倒要治治狗不吃苹果的毛病。村主任马堂三天两头让我交税交费，我不敢不交；我现在让你吃一口苹果，你竟敢不吃？”

狗毕竟不是人，它不懂这些，喉咙里“呜呜”地响，惊恐不安。韩

保库抬腿狠狠踢了狗一脚。狗“嗷嗷”叫着跑开，但又不敢跑远，蹲在了路边。一双人眼和一对狗眼在暮色中远远对视起来。

天已黑，月亮只有半个脸，没多少光亮。夜风似乎更尖锐了，果园里一片呼啸之声。韩保库在黑暗中站了片刻，然后进了一趟房庵，出来时双手背在身后，一步步接近那条狗。狗蹲在那儿不动，它大约知道有些事情一旦走到尽头，是怎么躲也躲不过去的。它已经没什么用了。它耷拉下眼皮，等待着。

韩保库非常顺利地将绳索套在了狗脖子上。他把它拉到那棵红富士树下，然后吊了起来。在狗张开嘴之际，他从兜里掏出那只果园里唯一的红富士苹果，填进一个并不太深的黑洞里。

后来，在满天星光下，他开始一棵挨一棵锯树。

好 牛

牛在山坡上吃草。放牛人来发躺在一个土坎旁，用树叶遮住脸，呼呼睡觉。入睡前，来发眯着眼看了看他的牛。这是一头三岁口的牛，毛色驳杂，两只犄角呈八字形，显得凶巴巴的。来发不怎么喜欢这头牛，平时很少给它吃料。“去，吃草去。”来发对牛说。来发晚上老做梦，现在很困，就睡着了。他这一觉睡得很死，没做什么梦。

来发睡觉时不知道牛的事。他没听见牛的吼叫。来发醒来后日已正